

诗 歌

## 奉 献

曹华敏

一双沾满泥浆的工鞋  
一身油迹斑斑的工装  
一张黝黑的脸庞  
还有坚定明亮的目光  
这就是你  
一个石油人的形象

沉寂的夜空  
你用绚丽的灯光点亮  
无际的沙漠戈壁  
因你而不再荒凉  
你甘愿与风雨相伴  
放弃了霓虹靓装  
你甘愿与寂寞相拥  
放弃了儿女情长  
你迈着坚强的步伐  
奋战在大漠深处  
最可爱、可敬的兄弟啊  
你把最美好的年华  
你把最宝贵的青春  
献给了你挚爱的石油事业

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  
坚守岗位奉献着热和光  
你用那滚烫的满腔热血  
激励着我们勇敢迈向前方

春天，  
一只鸟儿飞过荒原

蒹葭

春天，我想起那只鸟儿  
它从二月的枝头飞来  
那时黄河口乍暖还寒  
柳色遥看近却无

荒野寂静  
那冷峻的铁塔  
仿佛古老的树  
在荒野上默默伫立  
一股神秘的力量  
从大地深处慢慢升腾

我不知那只鸟儿从何而来  
是料峭的枝头  
是荒草的芦苇  
还是铁塔上藏着它的家

每一口井从勘探到开采，都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都是石油工人报效祖国的一段颂唱

## 来自亿万年前的问候

祝 贺

前些日子，华东石油工程固井项目部接到任务，需从内蒙古赶赴山西进行煤层气固井施工。作为固井技术员，我便乘着工程车，赶往目的地。坐在车上看到风景变换，从内蒙古杭锦旗到山西吉县，从鄂尔多斯草原到壶口瀑布，从无垠的荒原到隧道重山，从鲜羊肉到甜苹果……

作为一个长江下游平原长大的孩子，在真正抵达崇山峻岭中间，被厚土拥抱着，才切实感受到山的伟大。此时，山路的陡险、旅途的颠簸，都算不上什么了。层层叠叠、高低起伏的山坡连接在一起，如波涛一般，铺展到天际，一直到目所不能及之处，留下的只有土地的黄。那一道道被称作“山沟沟”的沟壑，只有站在崖边向下看时，才明白它的陡峭与宽广。这些景象，对于山里长大的人或许再熟悉不过，而对于一个在平原上对混凝土颜色麻木的人来说，无疑是特别的。

施工井场的不远处，一面山的断层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有着一层界限分明的石英砂岩层。我从上面抠出一块小石头，默默凝视着。这样的石头看起来很是普通，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但对于一个石油人来说，这块小石头却蕴含着太多内涵。我可以辨出这块石头的年纪，可以想出这块石头出生时的模样，但读不出它的故事，读不出它所经历的两亿年时光。这是一块属于三叠系的石头，在这座山上应该已经守候了很久，它经历过短暂而炙热的岩浆熔融，也经历过漫长而清凉的流水洗刷。和山上所有的石头一样，不言，不语，却默默地记录下这颗星球的成长和时代变迁。

记得在新疆工作时，和一位钻井队技术人员聊得挺投机。一天，他给我看了一眼他一直珍藏的“宝贝”——一枚兽骨化石，一个只有小拇指大小的条状石头。他告诉我，这是在一口井快钻达目的层时，井口的捞砂工偶然发现的。这小小的石头幸运地避开了钻头无情的碾轧，随着泥浆来到地面上，这才能够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小心地跟他确认是钻遇哪个地层时发现的，他哈哈一笑：“当然是一间房组了（钻探术语产油层的名称）。”虽然，答案如我所想，但我还是被这块来自奥陶纪的石头震撼了，触摸着这冰凉的石头，像是收到了一份来自4亿年前的问候。

之后，我也曾好奇地搜索这石头到底是什么兽骨化石，最后甚至连这块石头到底是不是一块兽骨化石，都不敢肯定了。不管答案如何，有一个想法已在我的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每一口井从勘探到开采，都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都是石油工人报效祖国的一段颂唱。



山西延川南煤层气田施工人员清扫积雪保障生产。

沈志军 摄

诚然，我没有机会像考古学者一样，拿着放大镜端详一个个石头，去揣摩它的年代与故事。但对于一口几千米的深井来说，那不断的钻进过程，就是在不断地触摸更久远的历史。

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地质学的“系、统、组”来给地层分类，而渐渐忽略了地层年代的本身。确实，“亿”这个单位太大了，而在用它描述时间就显得更加厚重。或许，正是这份历史的厚重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石油人；也正是勘探开发的过程，磨炼了石油人的意志品格。太多太多石油人远离故乡，远离亲人，走进荒野，走向寂寞，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我们每一名石油人，都像一块小小石头，有石头般坚毅的品格，有大地般宽广的襟怀，像那深埋地下千万年的石头一般，厚实而悠久。

在岁月长河里，石油工人恪尽职守、奋勇

争先，刷新了一项项纪录，创造了一次次辉煌，为祖国的发展输送着“工业的血液”。

手里拿着这块石头，突然有一种在西安碑林里触摸碑文的感觉。只不过，读石碑是读碑上文字的故事，读的是人赋予石头的价值；而读石头，读的是石头本身，读的是石头赋予人的精神。

于是，我把那枚石英砂岩块又嵌回了石缝中。它属于这片最美的大地，属于这个最好的时代！

散 文

## 一棵幸福树

翟小莉

一个多月前，从别人屋里搬到自己办公室里一棵盆栽，同事说这叫幸福树。看着它发黄的枝干和树叶，我不禁有些担心。办公室的同事都安慰我说，这棵树一定能活，因为它叫幸福树，是能带给人幸福的，我半信半疑。

把树干上枯黄的枝叶掰下来，然后拿来水壶喷洒一遍，这棵树似乎很通人性，当它发现换了一个环境，就开始静静地、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身躯，努力向上挣扎，没有了那些枯黄的枝压坠，看起来也轻松了许多。

我没养过树，对眼前的这棵幸福树也不大懂。这棵树生长得有点斜，我把它放在办公室一侧，买好有机肥料，每天都用喷雾器洒遍水。这棵树就静静地立在那里。

有一天，当我浇水时，发现在它顶角的一处，悄悄地冒出了个绿油油的小芽。在我的努力下，树开始有了生机，欣喜之余，我心里满满的成就感。一个多月来，我每天关注着这棵树，能做的不过是每天喷洒点水，偶尔施点肥。这棵树独自在办公室里慢慢地生长着。它静静地生长，我也安静地伏案工作。我的办公室在北面，没有阳光的照射，有时候我在想它会不会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可它没有语言，只是静静地在我眼前不断地冒出新芽，努力生长着。

自从这棵树来到办公室后，我和同事们工作累了都会看看它，暂时的休息和眼前的绿色，让我们瞬间放松。植物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人也如此，遇到困难要勇于面对，一时的失意也不要气馁，只要有勇气就会有希望和未来。

## 塔里木乡

►大巴扎上生意红火的烤肉摊位。王鹏 摄

曹俊

新疆库车的塔里木乡，会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那是个满大街飘满了“红工装”的集市。

2018年初夏，我从河南油田到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做代运行。戈壁深处的采油三厂，孤零零掩映在一片胡杨红柳中，前边是办公区和宿舍区，后边是三号联合站。整天见到的除了同厂工友，就是承包商队伍的作业人员，整个厂区，只有一个小卖部，货架上摆着常见的日杂百货。在三厂干了快半年，人活成了表上的时针，每天按点吃饭、上班、睡觉。一天一个圈。

快到冬天的时候，组长对我说，最近要做冬季管线防护，我们要跑几个计转站，如果中午赶不上午饭，就在塔里木乡吃。

我一连说了几个“好”。早就听说过这个塔里木乡，那是戈壁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大家叫它“石油城”。一个星期的上午，组长坐在厂门口的皮卡上叫我，说是去8-1计转站。8-1计转站离三厂20多公里，进站后，跟着组长这里看那里敲，忙了一上午，错过了厂里开饭时间。

我们上车，直奔塔里木乡。司机转过一个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一

个小超市门前，塔里木乡到了。

这里只有一条街道，是两条相距500米的乡道连接而成的。大街上冷清且寂寥，组长看我失望，说方圆百里，也就是这里人多热闹。仔细一看，街上的宾馆、超市、饭店、粮油店、理发店倒是一应俱全，最著名的两个是川渝饭庄和金胡杨饭店，招牌都很醒目。

“石油城”，说城是有点勉强，破旧低矮的旧房屋旁新建了一些商铺店面，招牌林立、彩旗飘扬。

沿街有七八个羊肉摊位，倒挂着一条条宰后的整羊，用塑料薄膜包裹，五六个紫铜做的烤肉炉架炭火很旺，羊肉串的孜然香味，弥漫了整个街道。烤串的维吾尔族大叔，见到穿红工衣的人从炉前经过，总是热情地招呼：

“朋友，羊娃子，全是羊娃子。”

组长好像和谁都很熟，到一个烤炉前交代了一声：“两公斤，瘦的，送‘金胡杨’去。”大叔点点头。

在饭店等菜的时候，我出门到街上走了走。午饭时间，街上到处是身穿红工装的石油人，他们应该都是在附近作业的。在大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门口，一位60多岁的维吾尔族大婶在卖自己做的酸奶。

5块钱一盒，我买了5盒。我递过去50元，她找回30元。我说错了。

她说没错。我让她一盒一盒地加。加到最后，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哎呀，少算了5块。”

走的时候，她问了一句：“你是三队的吧？”我好奇地问她是怎么猜到的。

她说三队的人都是帮助过他们的乡亲，像自家人一样。

采油三厂原来叫西北油田采油二厂第三采油队。在她的表情里，我能读到她由衷的认可。

从三队到三厂，石油人在这里已经住了13个年头。油田紧连棉田，秋收时节，三厂党团活动最多的就是帮助村民摘棉花。大旱之年，三厂提供水泵；冬季修路，三厂开来了挖掘机。每年的助学、扶贫、帮助村民看病，三厂人从未缺席。

从此，我和大婶就熟悉了，每次去塔里木乡都要去她的摊上买酸奶，而她总是把我的盒子装得满满的。

几年过去了，我慢慢认识了更多的人，邮政所的买合提、手机店主托依汗、烤羊肉的大叔库尔班，还有街角开超市的老段，“金胡杨”老板娘小霞……他们真的就像老家的乡亲，熟络又亲切。

和三厂的人一样，塔里木乡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 春至芥菜香

朱建霞

“草长莺飞二月天”，告别了冬天，在南方的微风细雨中，万物生长之时，春天也如约而至。乘着这股春风，种在加油站楼顶平台上的芥菜也开始蓬勃生长起来，一片片叶子鲜翠欲滴，散发着特有的清新气味。虽是一隅田地，却给繁忙的油站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站里的人总会顺应时节地种上应季的瓜果蔬菜，而这个时候，正是芥菜成熟的月份。

春季气候多变化，时而阳光时而雨，为了能更好地保护芥菜，站里但凡谁有时间都会主动去除杂草、浇浇水。芥菜是一种很好种植的蔬菜，只要扎进土壤里便拼命生根发芽，然后吮吸春天的雨露，茁壮成长，简单而实在。其实在浙江温州，二月份吃芥菜饭的传统习俗流传已久，现在很多南方城市都沿用了这个饮食文化。芥菜本身味道微苦，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温州气候湿热，春季易发疥疮痴疹，所以吃芥菜饭有预防的作用。人们为了口感美味，在芥菜饭里会放入香菇、虾干、肉末来调味，一碗香喷喷的芥菜饭会让人口齿留香，意犹未尽。自从站里种上了芥菜，每年到了二月初二的时候，大伙儿便把这鲜嫩多汁的芥菜采摘下来。然后大家分工合作，清洗、分切、煮饭、炒配料，最后连番爆炒让食物相互融合，喷香四溢的芥菜饭就这样完美登场。软糯的米饭加上脆口的芥菜，入口皆是美味。大伙儿你一口我一句地品尝着自给自足带来的满足感，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分享喜悦才是最高兴的事儿，站内的司机之家在这天都会放上一份份香气扑鼻的芥菜饭。司机师傅们卸下一路的风尘，尝尝这碗饱含了油站人关怀和热情的芥菜饭，一天的疲惫辛苦就被驱散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生机勃勃的季节，是一年努力的开始。手里捧上这样一碗丰富的芥菜饭，尝到的不仅是春天的味道，也是希望的味道。